

中华野史

清暑笔谈

（明）陆树声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清暑笔谈

（明）陆树声 著

余衰老退休，端居谢客，属长夏掩关独坐，日与笔视为伍。因忆曩初见闻积习，老病废忘，间存一二，偶与意会，捉笔成言，时一展阅，如对客谭噱，以代抵掌，命之曰《清暑笔谈》。顾语多荏杂，旨涉淆讹，聊资臆说，以备眊忘，观者当不以立言求备，时庚辰夏仲也。

有天地斯有山川，自一气初分而言则曰融结。气之成形则曰流峙，形区性别则曰动静。水阴也，融而流动者其阳乎？山阳也，凝结而静峙者其阴乎？故知阴阳互为体用。

乾坤天地之体，坎离天地之用，体交也而为用，故乾得坤之一阴而为坎，坤得乾之一阳而为离。坎阴也，阴中有阳；离阳也，阳中有阴。其在人身心为离，而离中有真水；肾为坎，而坎中有真火。故心肾交，水火济，谓之母子胎养。丹经以朱砂锻出水银，朱砂属离，水银为真水，以水银炼成灵砂，水银属坎，灵砂为真火，水火升降，养成内丹。

阴阳之气专则不能生化，如天地交而为泰，山泽通而为咸，水火合而为济，盖交则为用。故或以阴求阳，或以阳求阴，或阳感而阴应，或阴合而从阳。龙阳也，然为阳中之阴，故龙之兴云，阳召阴也。虎阴也，然为阴中之阳，故虎之生风，阴召阳也。

人之生也。分一气以为形，赋一理以为性。自夫岐形体者以为异，而不知性无分别也。譬之境交万烛，而光影难分，海会百川，而水体无二。

其聚也，其散也，变化也。气之客形也，所以主宰之者不变也。是故方其聚也，以为有也，然自无而有，则有者未始不无。方其散也，疑於无也，然因有故无，则无者未始不有。

卯者冒也，阳气冒地而出，建二月卦则自泰而之大壮，外卦坤变为震，月令雷始发声，蛰虫启户，故曰：“卯为天门。”

心去肾八寸四分，天去地八万四千里。人自子至巳则肾生气，自午至亥则心生血。阳生子而地气上升，至巳而亢阴生，午而天气下降，至亥而极，人身肖天地也。

寒暑天地间一大气，万物所同有也。而人于其间起欣厌避就，不知人之一心方与物交欲，恶起而攻之，如焦火凝冰，恼安乐性此之谓内寒暑。

此身为众苦所集，有问大热向何处避者，曰：“向镬汤里避，何以故？”曰：“众苦所不到。”

暑中尝默坐，澄心闭目作水观，久之觉肌发洒洒，几格间似有爽气，须臾触事前境，顿失故知，一切境惟心造，真不妄语。

广野中阳焰，望之如波涛奔马，及海中蜃气为楼台人物之状，此皆天地之气，絪縕荡漾，回薄变幻，何往不有？故知万象者，一聚之气两间之幻有也。

人与万物孰大，物万而人处一焉，则物大。然道生万物，万物之道备於人，备万物者之谓大。大於道则物不足言矣，是故至人能细万物。

东坡云：“凡草木之生，皆於平坦昧爽之际，其在人者，夜气清明，正生机所发，惟物感之，牛羊旦昼之牯亡，则存焉者寡。”朱子曰：“平坦之气，便是旦昼做工夫的样子，当常在此心。”如老氏云：“早复张则必翕，强则必弱，兴则必废，与则必夺，此物理之自然，是谓微明。微明者微密而明著，理昭然可考见也。”盖老氏处恬淡无为，不为物先，方众人纷拿攫攘，在静地中早见以待物之必至者若此，或作权智解者，谓管商之术所自出。

圣人忘己，靡所不已，夫惟无我而后能兼天下以为我。故自私自利从躯壳上起念者，有我也；至大至公，公人物于一身者，无我也。圣人尽己之性，尽人物之性，以赞化育而参天地，是兼天地万物而为我矣。故曰：“成性成身，以其无我而成真我。”

明镜止水，喻心体也。然常明常照常应常止，依体有用，用不乖体。故曰：“体智寂寂，照用如如。”若曰：“触事生心，依无息念，则是随尘动静，非具足体。”

余无字学，兼不好书，间有挟卷轴索余书者，逡巡引避。然遇佳纸笔入手，辄弄书数字，书后或弃去，独喜购佳纸笔。或谓善书者不择笔纸，余曰：“此谓无可无不可者耳，下此惟务其可者。”

士贵博洽，然必闻见广考据精，不然则乖误庞杂，为后人抨击之地。如欧阳公好集古，而黄长睿以为考校非其所长，然长睿自任考校精密矣。而楼玫瑰犹摘其中可疑者，谓尚多舛讹。

捶纷笺杂色者仅华美，然粉疏则涩笔，滑则不能燥墨，藏久则粉渝而墨脱，不便收摺，摺久衡裂，近稍用紧白纯净者。夫物古质而今媚，近来俗好多媚，惟所用缣素稍还古质。故余诗云：“余情寄缣素，反朴还其淳。”

余不善书，自委无字性，然亦岂可尽责之性？此近於不修人事而委命者。晚年知慕八法，然衰老指腕多强，复懒放不能抑首，临池每屈意摹仿，拙态故在，乃知秉烛不逮昼游。欧阳公云：“晚知书画真有益，却悔岁月来无多。”

制笔者，择毫精粗，与胶束紧慢皆中度，则锋全而笔健。近来作者卤莽，笔既滥劣，惟巧於安名以蕲售。一种毫过圆熟者，不能运墨，用之则锋散而墨涨，以供学人，作义易败而售速。予性拙书，用笔不求备，然弩马无良御，益窘蹶矣。

国初吴兴笔工陆文宝酝藉喜交名士，杨铁老为著颖命，托以泰中书令制官，复自注中书令秦无此官，前辈临文，审於用事若此。

墨以陈为贵，余所蓄二墨，形制古雅，当是佳品。独余不善书，未经磨试，然余惟不善书也，故墨能久存。昔东坡谓吕行甫好藏墨而不能书，则时磨墨汁小啜之。余无啜墨之量，惟手摩香泽，足一赏也。

士大夫胸中无三斗墨，何以运管城？然恐蕴酿宿陈，出之无光泽耳。如书画家不善使墨，谓之墨痴。

硃材惟坚润者良，坚则致密，润则莹细，而墨磨不滞，易於发墨。故曰：“坚润为德，发墨为材。”或者指石理芒涩，墨易磨者为发墨，此材不胜德耳，用之损笔。

蔡忠惠题沙随程氏歙砚曰：“玉质纯苍理致精，锋铓都尽墨无声，此正谓石理坚润，锋铓尽而墨无声矣。安能损笔？”而坡仙乃谓砚发墨者必损笔，此不知何谓？

端砚以下岩石紫色者为上，其贵重不在眼，或谓眼为石之病，然石理坚润而具活眼者固自佳。若必以有眼为端，则有饰伪眼於凡石者。西施捧心而颦，病处成妍，东家姬无其貌而效颦焉者也。

凡香品皆产自南方，南离位，离主火，火为土母，火盛则土得养，故沉水栴檀薰陆之类，多产自岭南海表，土气所钟也。《内经》云香气凑脾，火阳也，故气芬烈。

龙涎於香品中最贵重，出大食国西海，海中云气罩覆，其下则龙蟠洋中大石卧而吐涎，飘浮水面，为太阳所烁，凝结而坚。若浮石而轻，用以和众香焚之，能聚烟，烟缕不散，盖龙能兴云，亦蜃气楼台之例也。

犀角以粟纹粗细辨贵贱，贵者为通天犀，色理莹彻，一种

半黑白者为班犀，或谓通天者乃其病。相传犀饮浊水，不欲照见其角，每蜕角则培土埋之，恶其病已也。然则物之有美者，又孰知其非病也耶？

琴材以轻松脆滑谓之四善，取桐木多年者，木性都尽，液理枯劲，则声易发而清越。凡木皆本实而枝干虚，惟桐木枝干坚实，用以制琴，或谓琴木取枯朽不胜指者，此不可不晓。

钟子期死，伯牙绝弦不鼓，伤世无知音也。然使其音而犹之人，则以谐众耳可也。奚子期也，如其为至音欤？则知者宜寡。故曰：“知我者希则我贵。”即世不我知，安知后世无子期者？而绝弦寝音以自伤，是何其恃人者重，自任者轻，而果於待世之薄也。

余不蓄琴，客有为余解嘲者曰：“昔陶靖节蓄无弦琴，今君并琴不蓄，视靖节又进一解矣。”余曰：“虽然，此近於贫汉自傅王夷甫，口不言阿堵物耳。”

陶元亮蓄无弦琴曰：“既得琴中趣，何劳弦上声？”虽然得精而遗其粗，无事于音，则音与形可两忘也，然尚有琴者在。

欧阳公论琴帖，自叙事陵令时得一琴，常琴也。及作舍人学士再得琴，后一琴雷琴也。官愈昌，琴愈佳。然在夷陵得佳山水，耳目清旷，意甚适，自为舍人学士，日奔走尘纷聒声利，无复清思，乃知在人不在器。苟意所自适，无弦可也。

遗喧入静者以瓢，因风动弃瓢以绝听，不知耳尘虽净，心尘未尽。盖六用为尘，若从耳根返源，则何所往而非静？故曰：“风幡非动，由心返故。”

右军兰亭，在僧辨才处，唐太宗令萧翼以百计得之，从葬昭陵。夫太宗以天下与其子，而兰亭则未之与，其靳惜若此。后人论兰亭者往往从摹刻中较量，故曰：“兰亭如聚讼。”昔尝为之说曰：“后世而有王右军，则兰亭之后出者必胜。后世

如无王右军，则兰亭当求初本。不见初本，正是不必论兰亭也。”

都下庖制食物，凡鹅鸭鸡豕，类用料物炮炙，气味辛浓，已失本然之味。夫五味主淡，淡则味真。昔人偶断馐羞食淡饭者曰：“今日方知真味，向来几为舌本所瞞。”

东坡于资善堂食河鲀味美，曰：“直得一死。”而梅圣俞以为甚美恶亦称。凡世间尤物之可以溺性迷心，至伐命沈生者，就其初孰不以为至美耶？

东坡偕子由齐安道中，就市食胡饼粝甚，东坡连尽数饼，顾子由曰：“尚须口耶？”客有以仕宦连蹇罢归不自释者，余慰之曰：“凡仕官所历，如饮食精粗美恶，忽然过口，至于果腹，同归一饱，何暇追计？”客谓此东坡齐安道中未发之意。

东坡在海南食蚝而美，贻书叔党曰：“无令中朝士大夫知，恐争谋南徙，以分此味。使士大夫而乐南徙，则忌公者不令公此行矣。”或谓东坡此言，以贤君子望人。

蓼虫之食苦也，蜣螂之转丸也，而天下之甘与芳臭可废矣。故曰：“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不知非美之为美也。”何也？以美恶无常是也。

隆庆己巳，余被召北入，滞疾淮上，疏再上乞休，未得报。移舟泊瓜步闸下，会天气乍暄，运艘大集，河流淤浊，每旦舟子棹江涛中汲中冷泉。一日舟触罌破，索他器承余沥以候沦茗，闻金山僧饮食盥漱皆取给于此。此何异秦割十五城易赵璧，而荆山之人用以阬鹄。

晨起取井水新汲者，傅净器中熟数沸，徐啜徐漱，以意下之，谓之真一饮子。盖天一生水，人夜气生于子，平旦谷气未受，胃藏冲虚，服之能蠲宿滞，淡渗以滋化源。

财虏不足言矣，多蓄珍玩，未免落富贵相。一种嗜好法书名画，至竭盗力以事收蓄，亦是通人一癖，是着清净中贪痴。

贤者重进而轻退，廉者重愧而轻死，义士重信而轻身，其段干木、鲍焦、田光之谓乎？

欧阳公之切于释位归田也，至欲以得罪去，东坡谓在他人或苟以藉口，若公者发於至情，如饥者之不忘食。以是知士非求进之难，而乞身之难也。

嘉靖壬子，余自史官请假回，中途闻先资政丧，持服满三载。又再逾年就家起南司业，甫及期移疾归，自是无意复出。壬申内召，承乏礼书，距壬子离国门者二十余年矣，乍到入觐。

阙庭，头目眩晕，拜起蹒跚几不成礼。东坡云：“久居山林，乍入朝市，觉举动周章。”信其言不爽。

“士大夫逢时遇合，跬步以至公卿非难，而归田为难。”此东坡有激之言。至谓历官一任无官谤，释肩而去，如大热远行，虽未到家，得清凉馆舍一解衣漱濯，已足乐矣。此非亲历其境意适於中者不能道。

士大夫处世，声名重者则责望亦重，若虚名一胜，恐不能收实用。如真西山负一世重名，及其入朝，前誉小减。故前辈云：“声名自是一项，事业自是一项。”江南地土薄，士大夫只做得一项。

攫金于市者，见金而不见人；剖身藏珠者，爱珠而忘自爱。与夫决性命以饕富贵，纵嗜欲以戕生者何异？

临海金一所贡亨，仙居应容庵大猷二人，以道义相友善。金既谢事家居，应复起用，诣金言别。金曰：“君此出他日回来，要将一照样应容庵还我。”两人竟保晚节。昔王嘉叟与王龟龄别曰：“吾辈会合不可常惟常留面目，异时可复相见。”龟龄每诵其言。

士大夫出处遇合得失，皆有定数。然得失止于生前，而是非常在身后。盖身名之得失关一时之亨否，而公论之是非系千

载之劝惩。故曰：“得失一时，荣辱千载。”

高子业诗云：“众女竞闺中，独退反成怒。”夫争妍取忌有之也，而独退成怒者，岂不以众邪丑正世忌太洁耶？故杨诚斋有云：“声利之场轻就者，固不为世所恕，蔡定夫是也。不轻就者亦不为世所恕，朱元晦是也。”

昭德晁氏，世多贤者，自蔡京专国，晁氏子姓皆安于外官。唐质肃子嘉绍初至京师谒时相，见一人朱衣象笏，为典客所拒，匍匐从门闾下入，叹曰：“士大夫汨丧廉耻，一至此乎？”拂衣径去。盖家世熏蒸，习熟见闻，故能自立若此。

“棋罢局而人换世，黄粱熟而了生平。”此借以喻世幻浮促，以警夫溺清世累，营营焉不知止者。推是可以迟达生之旨。

贾太傅年二十而为大中大夫，杨太尉五十而应州郡辟，冯唐白首而鉞穿郎署，董贤年未二十而为三公，冯元常平生取钱多官愈进，卢怀慎贵为卿相而终于处贫。修短贫富穷达，其有定命若此。

任安灌夫，世之置论者或眇小其人也。然观其处卫大将军魏其丞相，于死生隆替之间，终始不二。后世称士大夫者，往往规势以分燥湿，顺时而为向背。处一人之身，而恋态不常，如翻覆手者，其视二人何如？

仕局中脂韦迎合，工巧佞以希媚于时者，一似优人登场作剧，忧喜悲笑，曲尽情态，以取人意，然不过一饷间俱成空矣。

玉韞璞而辉，珠处渊而媚，世争宝之。三上而则足，暗投而按剑，忽于自售也。

陆士衡《豪士赋》云：“身危由于势过，而不知去势以求安。祸积起于宠盛，而不知辞宠以招福。”石季伦《金谷涧诗序》云：“感性命之不永，惧凋落之无期。”二人者，考其终所及，只自道也。

世之言者曰：“君相不言命。”又曰：“君相造命。”此言君相处时位之得，为凡事几得失，治忽理乱，当责成于己，不可诿命于天，非若制于时位者之可以言命也。若曰：“威福予夺自咨，而吾能陶铸人。”以是为造命而肆然物上，则谬解矣。

失生于得者也，辱生于宠者也。故得为失先，宠为辱先。惟能以未得为失，则失不足患矣。以遗宠待辱，则辱不能惊矣。故曰：“得者时也，失者顺也。以得委时，何宠之有？以顺处失，何辱之有？”

元次山作《丐论》，自叙游长安中与丐者为友，或以友丐为太下者。然而世有丐颜色于人，丐名位于人，丐权家以售邪妄，以容媚惑者，此之不羞，而羞与丐者为伍。郭忠恕自放于酒，出则从佣丐饮街肆中，或诋其不伦者，曰：“吾观今公卿大夫中多此辈也。”

富者怨之府，贵者危之机，此为富贵而处之，不以其道者言之也。乃若处荣利而不专，履盛满而知止，持盈守谦，何怨府危机之有？

或谓立朝多异同者，彭止堂曰：“异同无妨，但愿当面异同。”如韩范富诸公上殿相争如虎，此异同也。然体国忘私，同归于是，异处未尝不同，乃若外示苟同，内怀猜异，甚则设谬敬以为容悦，假深情以伏骇机，快意己私，不恤国是，以是为同，非国家之利也。

禄位者，势分也；官守者，职分也。势分为僥来，由乎人者也；职分有专责，由乎己者也。故士大夫之视势分也宜假，其视职分也宜真。乃若大行不加，穷居不损，此则所谓贵于己者，性分是也。孟子云：“万物皆备于我，反身而诚。”老氏曰：“吾有大患，为吾有身。”老氏之所谓身者，四肢六骸，

举体而言之也。孟子之所谓身者，四端万善，即性而言之也。故曰：“人于万类中如海一沤，发言体也。”曰：“此心不与万物同尽者，言性也。”在释氏则有报身法身之谓。

李翱《复性篇》，主排佛也，而间用其言；王坦之废庄论以反庄也，而多袭其语。此文章家之操戈入室者。

暇日过僧寺入净室，见僧扫地，次曰：“净室何须着扫？”僧拈起帚柄近前曰：“土上加灰。”余曰：“棒不着便好。”与二十帚柄去。

昔人以理发、搔背、剔耳、刺喷为四畅，此小安乐法。余所服二丹曰：“咽津纳息，为小还丹；澄心寂照，为夜气丹。”既无火候，又免抽添，久之著效。

宰相元气也，台谏药石也。调和燮理，辅元气也。绳愆弼违，备药石也。元气之养贵平，药石之用贵明，故人君者托心膂于宰相，而寄耳目于台谏，心膂欲其平，耳目欲其明也。

尧舜之与贤也，禹汤之传子也，论者谓尧舜不私其子。然使启非贤，而太甲不迁善，则禹汤有不得私其子者。故南巢之放，禹不得而有夏矣。牧夏之伐，汤不得而有商矣。以是知尧舜之善爱其子。

禅家曰绝学，玄门曰绝圣，此为已学而绝学，既圣而绝圣。向建立处扫除，离绝名相能所皆空者言之，非未尝学也，而可言绝学；未至圣也，而可言绝圣。儒者曰：“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。”使其未尝学也，何所损哉！

释氏之轮回，不特生死轮回，凡念头起灭，即是轮回。如前念灭而引后知，后念生而续前灭，种种取舍，无非是相。故一念之起，生之类也；一念之灭，死之类也。于中解脱，是了日用中小生死。玄关牝户，此言阴阳往来阖辟之机。交合绵续，根柢出入，是谓天地之根。或以口鼻心肾为玄牝者，是涉形相，

何以云若存也？故董思靖曰：“神气之要，会曹道冲，以为玄者杳冥而藏神，牝者冲和而藏气。”俞玉吾谓坎离两穴，妙合二土，混融神气，不落名相者，斯近是矣。

寺刹中地狱变相，具刀林沸镬，极阴惨之状，使观者悔恶远罪，然必在当人起念处忏除。而愚惑者谓生前一切罪业，没则可假僧梵忏除，是使为恶者得造业于生前，祈免于身后，藉以为释罪之因，而恃以无恐。昔方蛟峰有云：“或问镬汤地狱中何以无和尚？”曰：“若使阎罗有罪，亦要和尚忏除。”

无云之月，有目者所快睹也。而盗贼所忌，花鸟之玩以娱人也。而感时惜别者因之堕泪惊心，故或见境以生情，或缘情而起境。

文章功业之士，于世愿已足，则往往求服饵以希慕长生。然于世法中取数已多，恐造物者所靳，惟以嗇处泰，廉取而薄享，以迓续其余可也。昔白香山忠州别驾命下，明日而丹灶败，盖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不两立若此。

处治安之世，而戒以危亡；履盛满之势，而戒以知止；当嗜欲之炽，而戒以节忍，则讳恶其言而不之信。及其乱亡祸败，追思其言，则无及矣。是故早见而戒未然者之谓豫。

人不能以胜天，力不可以制命。故寿夭通塞丰约，自其堕地之初大分已定。如瓶罌釜盎各有分量，非人所能置力增损，君子惟慎德修业以听其自至。若曰：“我命在天，措人事于不修。”则又非修身俟之之谓也。故曰：“君子不以在我者为命，而以不在我者为命。”

书画自得法，后至造微入妙，超出笔墨形似之外，意与神遇不可致思，非心手所能形容处。此正化不可为，如禅家向上转身一路，故书称墨禅，而画列神品。

观舞剑而得神，闻江声而悟笔法。此出于积习之久，一触

则诣神境，如参禅已至境界，一喝得悟者。譬之人当关而立，一喝则掉臂而过矣。灵云之于桃花，香岩之于击竹，其得悟皆此类。若据以求悟，是守枯筌而索舟剑也。

近来一种讲学者，高谈玄论。究其归宿，茫无据依，大都臆度之路熟，实地之理疏，只于知崇上寻求，而不知从礼卑处体究，徒令人凌躐高远，长浮虚之习。是所谓履平地而说相轮，处井干而谭海若者也。

阳明致良知之说，病世儒为程朱之学者支离语言，故直截指出本体。而传其说者往往详于讲良知，而于致处则略坐入虚谈名理界中。如禅家以无言遣言，正欲扫除前人窠臼，而后来学人复向无言中作窠臼也。

孔子曰：“隐居求志。”孟子曰：“得志泽加于民。”所谓得志者，得行其所求之志也。苟道不行于时，泽不加于民，虽禄万钟位卿相，不可谓得志也。故昔人云：“不论穷达利钝，要知无愧中只是得志，仕而不得行志。”或诤之时不可为者，往往依违众中曰：“无奈时何？”然时亦人所为也。如荆公新法，一时奉行者迎合诡随，酿成已甚，间有不乐居职，欲投劾去者。尧夫曰：“此正今日仁人君子尽心之时。”晁美叔为常平使者，东坡贻书曰：“此职计非所乐，然仕人于此时，假以宽大，少舒吏民于网罗中，亦所益不少。”二公之言若此，彼徒洁一去者，于己分得矣。如时弊之不可救何？

世初中千岐万径，耳目闻见，遇事之不可人意者置之。或不能忘忧之而非己分所及，则以无可奈何付之而已。此古人所为忧世而未尝不乐天也。昌黎有云：“乐哉何所忧？所忧非尔力。”